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　卷四十九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録舉人臣朱錫彤

文編卷四十九

明 唐順之 編

答任安書 司馬遷

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勤勤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是也僕雖罷駑亦甞側聞長者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抑鬱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

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説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闕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發笑而自點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

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来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耻之夫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況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雋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

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鄉者僕亦甞厠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闒茸之中迺欲卬首信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

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技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絶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甞銜盃酒接殷勤之歡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予以義分别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狥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

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廼悉徵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鬬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李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飲泣更張空弮冒

白刃北向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悽怛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僕懐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

未能盡明明主不深曉以為僕沮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交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而僕又茸以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

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而世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為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厲也猛虎處深

山百獸震恐及其在穽檻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入削木為吏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隷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顔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羑里李斯相也具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吕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

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埶也强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且人不能蚤自裁繩墨之外已稍陵夷至於鞭箠之間迺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迺有不得已也今僕不幸蚤失二親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

勇者不必守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耎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累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引決況若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吕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

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

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為鄉黨戮笑汙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為閨閤之臣寧得自引深藏於巖穴耶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迺教以推賢進士無迺與僕之私指謬乎今雖欲自彫琢曼辭以自解無益於

俗不信衹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廼定書不能盡意故畧陳固陋

寄許京兆孟容書 柳宗元

宗元再拜五丈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来五年未甞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群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内消肌

骨非獨瘴癘為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盲沈沒復起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厲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厄塞臲卼事既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群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

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搆扇便為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强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為他人道説懐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寛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鋭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

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
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
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塡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
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煢煢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
人女子無與為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
重不絶如縷每當春秋時享孑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
懍懍然欷歔惴惕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
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為主獨

託村隣自譴逐来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

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

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

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皁隷庸丐皆得上父

母丘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

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

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

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

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為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
身殘家破為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卹尚
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醎節適洗沐盥潄動逾
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
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
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撾婦翁者然賴當世
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
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詬欲望

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置金以償同舍劉寬下
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
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
虜自期必免范座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為齊上
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
生斥逐復名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
向下獄當誅為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閎之士能自
解脫今以恇怯溳涊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

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疎濶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覼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觝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為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為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托

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痺癘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託即瞑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韓愈

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

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强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急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與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爇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

救也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

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慼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上宰相第三書 韓愈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髪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賔貢天災時變昆蟲艸木之妖皆已

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

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韋韋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為勤而止哉惟其如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閤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

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握髪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閽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説焉閤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

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異域矣去父母之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恐無已愈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愈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濵大江之濆曰有怪物焉盖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盖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髙山大陵曠塗絶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為獱獺之笑者盖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轉運之盖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揺尾而乞憐者非我之

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在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説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與楊京兆憑書 柳宗元

月日宗元再拜獻書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誨

壯厲感發鋪陳廣大上言推延賢雋之道難於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喪頓悴無以守宗族復田畝為念憂憫備極不唯其親客故舊是與復有公言顯賞許其素尚而激其忠誠者用是踊躍敬懼類嚮時所被簡牘萬萬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獻左右大凡薦舉之道古人之所謂難者其難非苟一而已矣知之難言之難聽信之難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樂言之者有無之而工言之者有無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

而恥言之者上也雖舜猶難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
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
漢光武馮衍不用才如王景畧以尹緯為令史是皆終
日號嗚大吒而卒莫之省無之而工言者賊也趙括得
以代廉頗馬謖得以惑孔明今之若此類者不乏於世
將相大臣聞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無之而不言
者土木類也周仁以重臣為二千石許靖以人譽而致
位三公近世尤好此類以為長者最得薦寵夫言朴愚

無害者其於田野鄉閭為匹夫雖稱為長者可也自抱關擊柝以往則必敬其事愈上則及物者愈大何事無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長者可以為大官類非古之所謂長者也則必土木而已矣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巖廊之上裳以紱冕翼以徒隷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民之勞苦哉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難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則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間是將曰彼誠知士歟

知丈歟疑之而未重一間也又曰彼無乃私好歟交以利歟二間也又曰彼不足我而惎我哉茲咈吾事三間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難言而有是患故曰聽信之難唯明者為能得其所以薦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聽一不至則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聽之難而不務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不捨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雖無有司而士可以顯則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

不預備而熟講之卒然君有問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無所以應之則大臣之道或闕故不可憚煩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字之多莫如今今之後生為文希屈馬者可得數人希王褒劉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陸機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為之不已則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後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無所取信桀然特異者乃見此耳丈人以

文律通流當世叔仲鼎列天下號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斷於古書老生直趨堯舜大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難有也然則文章未必為士之末獨采取何如耳宗元自小學為文章中間幸聯得甲乙科第至尚書郎專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為文之道自貶官來無事讀百家書上下馳騁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吳武陵來美其齒少才氣壯健可以興西漢之文

章日與之言因為之出十數篇書庶幾鏗鏘陶冶時時得見古人情狀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遠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譚亦云親見楊子雲容貌不能動人安肯傳其書誠使博如莊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軻壯如李斯峻如馬遷富如相如明如賈誼專如揚雄猶為今之人則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觀之古之人未必不薄於當世而榮於後世也若吳子之文非丈人無以知之獨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學無以盡訓詁風雅之

道以為一世甚盛若宗元者才力闕敗不能逺騁高厲與諸生摩九霄撫四海夸耀於後之人矣何也凡為文以神志為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外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内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每聞人大言則蹶氣震怖撫心按膽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災五年之間四為大火所迫徒跣走出壊牆穴牖僅免燔灼書籍散亂毁裂

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盡意於筆硯矻矻自苦以傷危敗之魂哉中心之悃愊鬱結具載所獻許京兆丈人書不能重煩於陳列凡人之黜棄皆望望思得効用而宗元獨以無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質無所入苟焉以敘憂慄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於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無似亦甞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號為大族五六從以來無為朝士者豈愚蒙獨出數百人

右哉以是自忖官已過矣寵已厚矣夫知足與知止異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祿位亦所未能令復得好官猶不辭讓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進如其不至則故無憾進取之志息矣身世孑然無可以為家雖甚崇寵之孰與為榮獨恨不幸獲託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餘年甞有一男子然無一日之命至今無以託嗣續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稱不孝有三無後為大今之汲汲於世者唯懼此而已矣天若不棄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猶

望延壽命以及大宥得歸鄉閭立家室則子道畢矣過是而猶競於寵利者天厭之天厭之丈人旦夕歸朝廷復為大僚伏惟以此為念流涕頓顙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投時相書 歐陽修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畎畝為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来聖賢君子之所為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

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蠧盜取飾為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為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所能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畒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為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返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為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

能抱道德懷知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無不幸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栖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斃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斁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

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閽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上韓太尉書 蘇軾

軾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歲知讀書及壯大不能曉

習時事獨好觀前世盛衰之迹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自三代以来頗能論著以為西漢之衰其大臣守尋常而不務大畧東漢之末士大夫多奇節而不循正道元成之間天下無事公卿將相安其祿位顧其子孫各欲樹私恩買田宅為不可動之計低回畏避以茍歲月而皆依放儒術六經之言而取其近似者以為口實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訐以為直而劉歆谷永之徒又相與彌縫其闕而緣飾之故其衰也靡然如蛟龍釋其風

雲之勢而安於豢養之樂終以不悟使其肩披股裂登於匹夫之俎豈不悲哉其後桓靈之君懲往昔之弊而欲樹人主之威權故頗用嚴刑以督責臣下忠臣義士不容於朝廷故羣起於艸野相與力為險怪驚世之行使天下豪傑奔走於其門得為之執鞭而其自喜不啻若卿相之榮於是天下之士囂然皆有無用之虛名而不適於實效故其亡也如人之病狂不知堂宇宮室之為安而號呼奔走以自顛仆昔者太公治齊舉賢而尚

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治魯親親而尊尊太公曰後世浸微矣漢之事迹誠大類此豈其當時公卿士大夫之行與其風俗之剛柔各有以致之耶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故其在朝廷則士大夫皆知洗濯磨淬戮力於王事而不敢為非常可怪之行此三代王政之所由興也曽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天下之人幸而有不為阿附苟容之事者則務為倜儻矯異求如東漢之君子惟恐不及

可悲也已軾自㓜時聞富公與太尉皆號為寛厚長者然終不可犯以非義及来京師而二公同時在兩府愚不能知其心竊於道塗望其容貌寛然如有容見惡不怒見善不喜豈古所謂大臣者歟夫循循者固不能有所為而翹翹者又非聖人之中道是以願見太尉得聞一言足矣太尉與大人寂厚而又嘗辱問其姓名此尤不可以不見今已後矣不宣軾再拜

上梅直講書 蘇軾

某官執事某每讀詩至鴟鴞讀書至君奭常竊悲周公之不遇及觀史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絶顔淵仲由之徒相與問答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顔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

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之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與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為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遊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為人意其飄然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為對偶聲律之文求斗升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来京師逾年未甞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羣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軾不自

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為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為世俗之文也而取焉是以在此非左右為之先容非親舊為之請屬而嚮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為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焉而為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

品其容色温然而不怒其文章寛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上劉侍讀書 蘇軾

軾聞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滿於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氣也何謂氣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陰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辨能辨其小而不能辨其大則氣有所不足也夫氣之所加則己大而物小於是乎受其

至大而不為之驚納其至繁而不為之亂任其至難而不為之憂享其至樂而不為之蕩是氣也受之於天得之於不可知之間傑然有以蓋天下之人而出萬物之上非有君長之位殺奪施與之權而天下環嚮而歸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敗者世之所謂不幸者也若無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謂天幸者也夫幸與不幸君子之論不施於成敗之間而施於窮達之際故凡所以成者其氣也其所以敗者其才也氣不能守其才則

焉往而不敗世之所以多敗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論其氣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軾非敢以虛辭而曲說誠有所見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則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於人則群起而争之天下有無窮之利自一命以上至於公相其利可愛其塗甚夷說為科條而待天下之擇取然天下之人翹首跂足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進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無功而遷一級者則衆指之矣遷者不容於下遷之者不容於上而況

其甚者乎明公起於徒步之中執五寸之翰書方尺之簡而列於士大夫之上横翔捷出冠壓百吏而為之表猶以為未也而加之師友之職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則古之方伯連帥所不能有也東障崤澠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則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殫身殘民百戰而有之者也奮臂而取兩制不十餘年而天下不以為速非有汗馬之勞米鹽之能以擅富貴之美而天下不以為無功抗顏髙議自以無前而天

下不以為無讓此其氣固有以大服於天下矣天下無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氣之過人者則誰實辦之軾遠方之鄙人遊於京師聞明公之風幸其未至於公相而猶可以誦其才氣之盛美而庶幾於知言惜其將遂西去而不得從也故請問於門下以願望見其風采不宣軾再拜上

上曾丞相書 蘇軾

軾聞之將有求於人而其說不誠則難以望其有合矣

世之奇特之士其處也莫不為異衆之行而其出也莫不為怪詭之詞比物引類以摇撼當世理不可化則欲以勢刼之將以術售其身古之君子有韓子者其為説曰王公大人不可以無貧賤之士居其下風而推其後大其聲名而久其傳雖其貴賤之濶絶而其相須之急不啻若左右手嗚呼果其用是説也則夫世之君子所為老死而不遇者無足怪矣今夫扣之者急則應之者疑其辭夸則其實必有所不副今吾以為王公大人不

可以一日而無吾也彼將退而考其實則亦無乃未至於此耶昔者漢高未嘗喜儒而不失為明君衛霍未嘗薦士而不失為賢公卿吾將以吾之説而彼將以彼之説彼是相拒而不得其歡心故貴賤之間終不可以合而道終不可以行何者其扣之急而其辭夸也鬻千金之璧者不之於肆而願觀者塞其門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焉非不能言知言之無加也令也不幸而坐於五達之衢又吸吸焉自以為希世之珍過者不顧執其裾

而彊觀之則其所鬻者可知矣王公大人其無意於天下後世者亦安以求為也茍其不然則士之過於其前而有動於其目者彼將褰裳疾行而樓取之故凡皇皇汲汲者舉非吾事也昔者甞聞明公之風矣以大臣之子孫而取天下之高第才足以過人而自視缺然常若不足安於小官而樂於恬淡方其在太學之中衣繒飯糗若將終身至於德發而不可掩名高而不可抑貴為天子之少宰而其自視不加於其舊之錙銖其度量宏

達至於如此此其尤不可以夸辭而急扣者也軾不佞自為學至今十有五年以為凡學之難者難於無私無私之難者難於通萬物之理故不通乎萬物之理雖欲無私不可得也已好則好之已惡則惡之以是自信則惑也是故幽居默處而觀萬物之變盡其自然之理而斷之於中其所不然者雖古之所謂賢人之說亦有所不取雖以此自信而亦以此自知其不悅於世也故其言語文章未嘗輒至於公相之門今也天子舉直諫之

士而兩制過聽謬以其名聞竊以為與於此者皆有求於吾君吾相者也故亦敢獻其文凡十篇而書為之先惟所裁擇幸甚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轍

太尉執事轍生好為文思之至深以為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寛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剛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

閒豪俊交遊故其文疎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甞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遊者不過其隣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髙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没故決然捨去求天下竒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髙北顧黄河之奔流慨然想

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遊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畧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

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者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禄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為政太尉苟以為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編　卷五十五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德　生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録舉人臣朱錫彤

欽定四庫全書

文編卷五十

明 唐順之 編

與崔羣書 韓愈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羇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

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以壯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為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為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為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

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
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
大惡因不復决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已厚
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
心所仰服考其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奥而不見畛域
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
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
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

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
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為吾所
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麤知足下而復
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
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
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
服其為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
以為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

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稲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来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恒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羮者同是人也猶有

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况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頴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揺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人顔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强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懐小兒女滿

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来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答崔立之書 韓愈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

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為人耳及来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

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恠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

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辯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

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為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為病且無使勍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為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寧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

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寛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濵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為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刖也又所謂劯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上考功崔虞部書　韓愈

愈不肖行能誠無可取行己頗僻與時俗異態抱愚守迷固不識仕進之門迺與羣士爭名競得失行人之所甚鄙求人之所甚利其為不可雖童昏實知之如執事者不以是為念援之幽窮之中推之高顯之上是知其文之或可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知其人之或可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既以自咎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之廢耳任目華實不兼故有所進故有所退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某得矣某得矣

問其所從来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九變其説凡進士之應此選者三十有二人其所不言者數人而已而愈在焉及執事既上名之後三人之中其二人者固所傳聞矣華實兼者也果竟得之而又升焉其一人者則莫之聞矣實與華違行與時乖果竟退之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然愚之所守竟非偶然故不可變凡在京師八九年矣足不跡公卿之門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此時惟

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不在趨時而偃仰一室嘯歌古人今則復疑矣未知夫天竟如何命竟如何由人乎哉不由人乎哉欲事干謁則患不能小書困於投刺欲學為佞則患言訥詞直卒事不成徒使其躬僥焉而不終日是以勞思長懷中夜起坐度時揣己廢然而返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又常念古之人日已進今之人日已退夫古之人四十而仕其行道為學既已大成而又之死不倦故其事業功德老而益明死而益光故詩曰雖無

老成人尚有典刑言老成之可尚也又曰樂只君子德音不已謂死而不亡也夫今之人務利而遺道其學其問以之取名致官而已得一名獲一位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月以削老而益昏死而遂亡愈今二十有六矣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豈為晚哉行之以不息要之以至死不有得於今必有得於古不有得於身必有得於後用此自遣且以為知己者之報執事以為何如哉其信然否也今所

病者在於窮約無僦屋賃僕之資無緼袍糲食之給驅馬出門不知所之斯道未喪天命不欺豈遂殆哉豈遂困哉竊惟執事之於愈也無師友之交無久故之事無顏色言語之情卒然振而發之者必有以見知爾故盡暴其所志不敢以默又懼執事多在省非公事不敢以至是則拜見之不可期獲侍之無時也是以進其說如此庶執事察之也

與陳給事書 韓愈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未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説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温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

乎其言若閔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

竢吏為閣下取其意而畧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與袁相公書 韓愈

伏聞賔位尚有闕員辛謩不以常輩知遇恒不自知愚且賤思有論薦竊見朝議郎前太子舍人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悉推與諸弟諸弟皆優贍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饑餒宗師怡然處之無有難色窮究經史章通句解至於陰陽軍法聲律悉皆研極原本又善為文章詞句刻深獨追古作者為徒不顧世俗

輕重通微曉事可與晤語又習於吏職識時知變非如儒生文字止有偏長退勇守專未爲宰物者所識年近五十遑遑勉勉思有所試閣下儻引而致之容加識察有少不如所言愈爲欺罔大君子便宜得棄絶之罪於門下誠不忍竒寶横棄道側而閣下篋櫝尚有少闕不滿之處猶足更容輒冒言之退增汗懾謹狀

為人求薦書 韓愈

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過之而不顧者雖累日千萬人未

為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于匠石之園長于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何如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

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

答吕毉山人書　韓愈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自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礱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為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為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

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悉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争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賔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葢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

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者灼乃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為少安無躁愈頓首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愈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内者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翶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馳至往省之問無

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
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
以為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
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
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
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胸中之竒乎因飲泣不能語既
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
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

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儻與此輩比並乎使籍

誠不以蓄妻子憂饑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閤下之賜閤下濟之以已絶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閤下裁之度之籍慙靦再拜

與孟東野書 韓愈

與足下别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為見而日與

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于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執事黙黙在此行一年矣到

今年秋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兾足下一来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

與李翺書　韓愈

使至辱足下書歡愧来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僕雖巧説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

厚不酬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刼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為我謀哉此一事耳足下謂我入京城有所益乎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人能知我哉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間開口議論其安能有以合乎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

知痛定之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難矣所貴乎京師者豈不以明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布衣韋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以僕逞逞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為乎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堯舜以来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安能使我潔清不洿而處其所可樂哉非不顧為子

之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僕於此豈以為大相知乎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饑而食飽而嬉者也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顔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彼人者有聖者

為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哉若僕無所依歸無簞食無瓢飲無所取資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離違久乍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答馮宿書　韓愈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朋友道闕絶久矣無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僕常閔時

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懔懔然惟恐已之不自聞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囂囂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然僕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僕在京城一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此豈徒足致謗而已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為戰慄寒心故至此

已來克己自下雖不肖人至未甞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以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嗚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為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僕何能爾委曲徤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命也可如何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言則下車拜古人有言曰告我以過者吾之師也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亦有以報子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答侯繼書 韓愈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陜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為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進于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僕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為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隩與時世不相聞雖足下之思我無所窺尋其

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為别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六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書未嘗一得其門户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為大賢君子者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為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争既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懼足

下以吾退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强不息故因書奉曉兾足下知吾之退未始不為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為退也既貸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為我謝焉

與蕭翰林俛書 柳宗元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為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説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協

果於不謬焉耳僕不幸嚮者進當鼿卼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為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内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媢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

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
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悦讐人之心目為新奇務
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横生
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
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
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
道云云不已秖益為罪兄知之勿為他人言也居蠻夷
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膇意以為常忽遇北風晨起薄

寒中體則肌革慘懔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鴂舌啅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嘵嘵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詠長短重為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

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愉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

芝菌以為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為耕甿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言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宗元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

知其狀若果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虛倚伏去来之不可常欲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濶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為文章善小學其為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

群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名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嗤嗤者以為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為御史尚書郎自以幸為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

亮素譽之不立而為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為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為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以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為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决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兹吾有望於子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者皆相弔許不

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顔曽之養其為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俟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来言足下為辭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来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與郭秀才書 歐陽修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啟事三篇

偕門刺先進自賔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
讀其辭温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理
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
羊雉鶩之類致其意為贄而先既致其意又耻其無文
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
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為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
將其意又為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
史務為文辭不以羔鴈皮布為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

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為禮獨為秀才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来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来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耳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鋭學敏因進其業修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蔚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夫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為上賓者惟勉之

不已

與陳員外書　歐陽修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惑者修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群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柰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疎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為非宜足下之所

以賜修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為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為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與往来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啟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

禮不足為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為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偽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為當然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為積習以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為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

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為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旦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與張秀才第二書　歐陽修

修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等篇言尤高

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援今以復之古而翦剥齊整凡今之紛淆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

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虗無為道洪荒廣略為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孔子删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盖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唐虞之道為百王首仲尼之嘆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

侯齊律度謹權衡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為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為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為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務而高遠之為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為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

以云者本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敢務為竒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刁景純學士書 歐陽修

修頓首啟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内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甞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為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為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

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為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
登門便被憐奬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
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盖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
先也然亦自念不欲効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已不以至
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
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
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
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昏公亦未必諒某此心

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為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為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為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某

再拜

上王長安書　蘇洵

判府左丞閣下天下無事天子甚尊公卿甚貴士甚賤從士而逆數之至於天子其積也甚厚其為變也甚難是故天子之尊至於不可指而士之卑至於可殺嗚呼見其安而不見其危如此而已矣衛懿公之死非其無人也以鶴辭而不與戰也方其未敗也天子之士望為其鶴而不可得也及其敗也思以千乘之國與匹夫共

之而不可得也人知其卒之至於如此則天子之尊可以慓慓于上而士之卑可以肆志於下又焉敢以勢言哉故夫士之貴賤其勢在天子天子之存亡其權在士世衰道喪天下之士學之不明持之不堅於是始以天子存亡之權下而就一匹夫貴賤之勢甚矣夫天下之惑也持千金之璧以易一瓦缶幾何其不舉而棄諸溝也古之君子其道相為徒其徒相為用故一夫不用乎此則天下之士相率而去之使夫上之人有失天下士

之憂而後有失一士之懼今之君子幸其徒之不用以苟容其身故其始也輕用之而其終也亦輕去之嗚呼其亦何便於此也當今之世非有賢公卿不能振其前非有賢士不能奮其後淘從蜀来明日將至長安見明公而東伏惟讀其書而察其心以輕重其禮幸甚幸甚

與李方叔書　蘇軾

屢獲来教因循不一裁答悚息不已比日履兹秋暑起居佳勝録示子駿行狀及數詩辭意整暇有加於前得

之極喜慰累書見責以不相薦引讀之甚愧然其說不可不盡君子之知人務相勉於道不務相引於利也足下之文過人處不少如李氏墓表及子駿行狀之類筆勢翩翩有可以追古作者之道至若前所示兵鑑則讀之終篇莫知所謂意者足下未甚有得於中而張其外者不然則老病昏惑不識其趣也以此私意猶冀足下積學不倦落其華而成其實深願足下為禮義君子不願足下豐於財而廉於德也若進退之際不甚慎靜則

於定命不能有毫髮增益而於道德有丘山之損矣古
之君子貴賤相因先後相援固多矣軾非敢廢此道平
生相知心所謂賢者則於稠人中譽之或因其言以考
其實實至則名隨之名不可掩其自爲世用理勢固然
非力致也陳履常居都下逾年未甞一至貴人之門章
子厚欲一見終不可得中丞傅欽之侍郎孫莘老薦之
軾亦掛名其間會朝廷多知履常者故得一官軾孤立
言輕未甞獨薦人也爵祿乃人主所專宰相猶不敢必

而欲責於軾可乎東漢處士私相諡非古也殆似丘明
為素臣當得罪於孔門矣孟生貞曜蓋亦蹈襲流弊不
足法而况相近名字者乎甚不願足下此等也軾於足
下非愛之深期之遠定不及此猶能察其意否近秦少
游有書來亦論足下近文益奇明主求人如不及豈有
終汨沒之理足下但信道自守當不求自至若不深自
重恐喪失所有言切而盡臨紙悚息未即會見千萬保
愛近夜眼昏不一不一

與章子厚書 蘇軾

子厚叅政諫議執事春初辱書尋遞中裁謝不審得達否比日機務之暇起居萬福軾蒙恩如昨顧以罪廢之餘人所鄙惡雖公不見棄亦不欲頻通姓名今玆復陳區區誠義有不可已者軾在徐州日聞沂州丞縣界有賊何九郎者謀欲刼利國監又有闞温秦平者皆猾賊往来沂兖間欲使人緝捕無可使者聞沂州葛墟村有程棐者家富有心膽其弟岳坐與李逢往還配桂州牢

城椉雖小人而篤於兄弟常欲為岳洗雪而無由竊意其人可使因令本州支使孟易呼至郡喻使自効以刷門户垢汙苟有成績當為奏乞放免其弟椉願盡力因出帖付與不逾月軾移湖州椉相送出境云公更留兩月椉必有以自効今已去奈何軾語椉但盡力不可以軾去而廢也苟有所獲當速以相報不以遠近所在仍為奏乞如前約也是歲七月二十七日椉使人至湖州見報云已告捕獲妖賊郭先生等及得徐州孔目官以

下狀申告捕妖賊事如棐言不謬軾方欲具始末奏陳棐所以盡力者爲其弟也乞勘會其弟岳所犯如只是與李逢遊還本不與其謀者乞賜放免以勸有功草具未上而軾就逮赴詔獄遂不果發今者棐又遣人至黄州見報云郭先生等皆已鞫治得實行法久矣蒙恩授殿直且録其告捕始末以相示原棐之意所以孜孜於軾者凡爲其弟以曩言見望也軾固不可以復有言矣然獨念愚夫小人以一言感發猶能奮身不顧以遂其

言而軾乃以罪廢之故不爲一言以負其初心獨不愧

乎且其弟岳亦豪健絶人者也徐沂間人鷙勇如椉岳

類甚衆若不收拾驅使令捕賊即作賊耳謂宜因事勸

奬使皆歆艷捕告之利懲創爲盜之禍庶幾少變其俗

今椉必在京師尒班公可自以意名問其始末特爲一

言放免其弟岳或與一名目牙校鎮將之類付京東監

司驅使緝捕其才用當復過於椉也此事至微末公執

政大臣豈復治此但椉於軾本非所部吏民而能自効

者以軾為不食言也今既不可言於朝廷又不一言於公是終不言矣以此愧於心不能自已可否在公獨願秘其事毋使軾重得罪也徐州南北襟要自昔用武之地而利國監去州七十里土豪百餘家金帛山積三十六冶器械所産而兵衛微寡不幸有猾賊十許人一呼其間吏兵皆弃而走耳散其金帛以嘯召無賴烏合之衆可一日得也軾在郡時常令三十六冶每户點集冶夫數十人持劫刃槍每月兩衙於知監之庭以示有備

而已此地蓋常為京東豪猾之所擬公所宜知因程棐事輒復及之秋冷伏冀為國自重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蘇軾

伏蒙再示先人墓表特載辨姦一篇恭覽涕泗不知所云竊惟先人早歲汩沒晚乃有聞雖當時賢者知師尊之然於其言語文章猶不能盡而況其中之不可形者乎所謂知之盡而信其然者舉世惟公一人雖若不幸然知我者希正老氏之所貴辨姦之始作也自軾與舍

弟皆有嘻其甚矣之諫不論他人獨明公一見以爲與我意合公固已論之先朝載之史冊今雖容有不知後世決不可沒而先人之言非公表而出之則人未必信信不信何足深計然使斯人用區區小數以欺天下天下莫覺莫知恐後世必有秦無人之歎此墓表之所以作而軾之所以流涕再拜而謝也黄叔度澹然無作郭林宗一言至今以爲顔子林宗於人材小大畢取所賢非一人而叔度之賢無一見於外者而後世猶信徒以

林宗之重也今公之重不減林宗所賢惟先人而其心迹粗若可見其信於後世必矣多言何足為謝聊發一二

福州上執政書 曾鞏

鞏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撫循待遇之者恩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蘿蔦之在大陵無有不遂其賓而接之出於懇誠則

如鹿鳴之相呼名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歡心其人材既衆列于庶位則如棫樸之盛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往也必以禮樂使其光華皇皇於遠近勞其來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敘其勤其以為將帥則其於行也既送遣之又識薇蕨之始生而恐其歸時之晚及其還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瘁

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内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思之深至於山脊石阻僕馬之間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世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稱周之士也貴又稱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所謂必本其情而敘其勤者在四牡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釋者以為諗告也君勞使臣敘述其情曰豈不誠思歸乎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矣而又追敘其情如此者繇是觀之上之所以接下未嘗不恐失其養父母之心下之所以事上有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戍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鴇羽之嗟或行役不

已而父母兄弟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皆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得盡其志耶𦵏獨何人幸遇兹日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髮齒日衰聰明日耗令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况其少有知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邦域

之任而兾陪朝廷之儀此犟之所以自處竊計已在聽
察之日久矣今輒以其區區之腹心敢布於下執事者
誠以犟年六十老母年八十有八老母寓食京師而犟
守閩越仲弟守南越南越者天下之遠處也於著令有
一人仕於此二邦者同居之親當遠仕者皆得不行犟固
不敢為不肖之身求自比於是也顧以道里之阻既不
可御老母而南則非獨省晨昏承顏色不得効其犬馬
之愚至於書問往還蓋以萬里非累月踰時不通此白

首之母子所以義不可以苟安恩不可以苟止者也方去歲之春有此邦之命輩敢以情告於朝而詔報不許屬閩有盜賊之事因不敢繼請及去秋到職閩之餘盜或數十百為曹伍者往往蟻聚於山谷桀黠能動衆為魁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閩之室廬莫能寧而遠近聞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犟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寇孽屬前日之累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

動迫之又不敢以少縱玩之一則諭以招納一則戒以
剪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
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縻而致之或殲而去之自冬
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枹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
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涉
不待朋儔市粟而來價減什七此皆吾君吾相至仁元
澤覆冒所及故寇旱之餘曽未期歲既安且富至於如
此羣與斯民與蒙其幸地方數十里既無一事繫官於

此又已彌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有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歸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逮之以即乎人心之安或還之闕下或處以閒曹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得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頼此以無北山之怨鴇羽之譏陟岵之歎盖行之甚易爲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鞏頓首

答韶州張殿丞書　王安石

某啟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常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甞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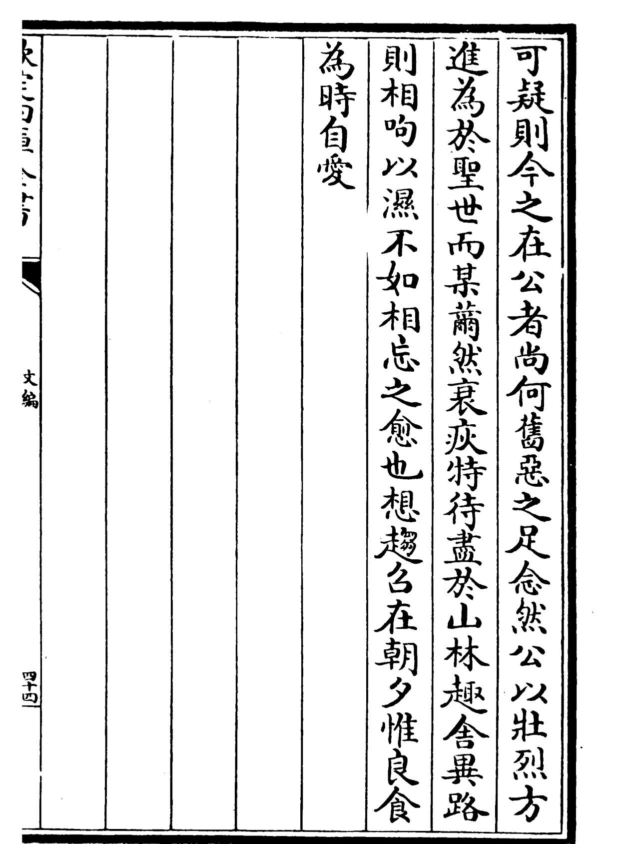
葢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邪閤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為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葢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為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

講其然否尚或以忠為邪以異為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茍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

及無黨私之嫌茍以發潛徳為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答吕吉甫書　李定

某啓與公同心以至異意皆縁國事豈有他哉同朝紛紛公獨助我則我何憾於公人或言公吾無與焉則公何尤於我趨時便事吾不知其説焉考實論情公宜照其如此開喻重悉覽之悵然昔之在我者誠無細故之



可疑則今之在公者尚何舊惡之足念然公以壯烈方進爲於聖世而某薾然衰疢特待盡於山林趣舍異路則相呴以濕不如相忘之愈也想趨召在朝夕惟良食爲時自愛

文編卷五十